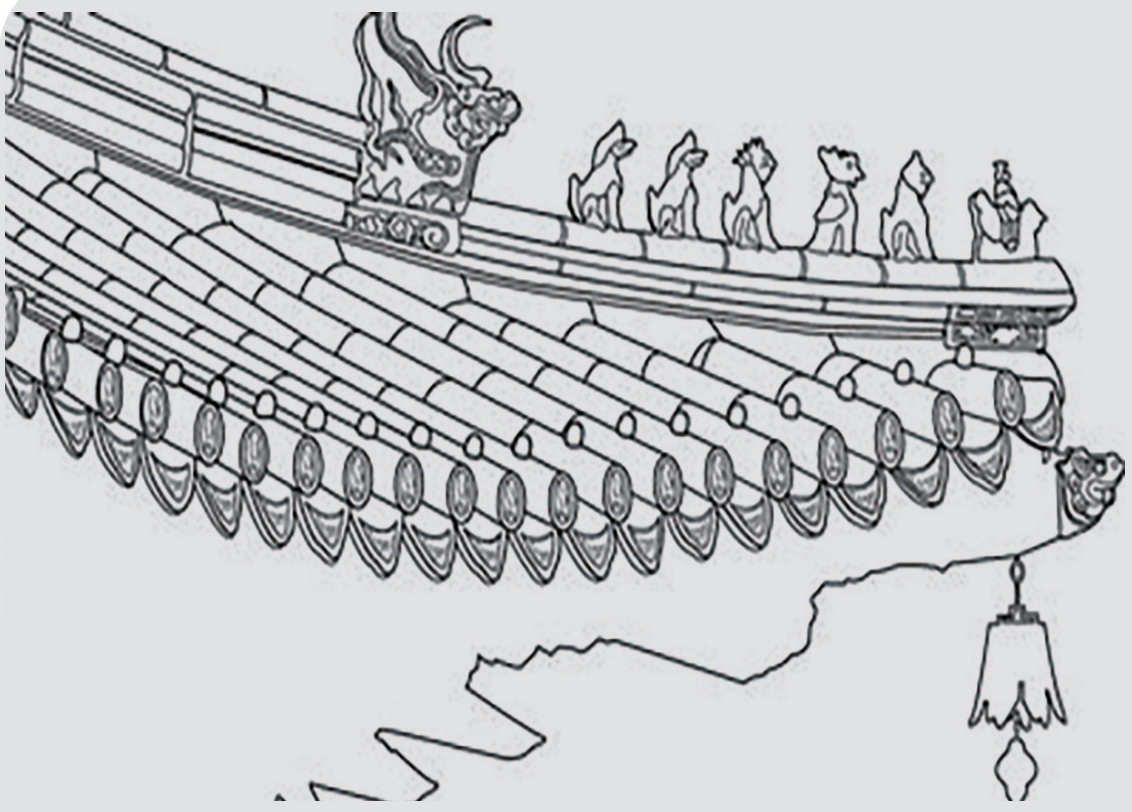




生活热情

□李风华

扬州个园寻幽

立身四季假山的环抱中，忽然懂得中国园林的终极秘密：所谓“小中见大”，实是以有限空间承载无限时间。当苏州网师园还在模仿山水长卷时，个园已用叠石术将四季轮回纳入方寸。

扬州城西北隅的盐商巷子里，藏着一方“活”的山水。这个面积不大，竹石丛生，秀水巧布，饱含四季的精致淮南庭院——个园，可谓中国园林的经典之作。当暮春的细雨润湿了青砖黛瓦，我站在园里悬着“壶天自春”匾额的抱山楼下，忽觉四百年前的脚步声正踏过满地竹影而来。嘉庆年间的两淮盐总黄至筠不会想到，他重金购置的寿芝园，在山水画大师、叠石圣手石涛的匠心点化下，竟成为江南园林史上最精妙的时空魔盒。

个园园门不过丈余，穿过月洞却见天地顿开。迎面黄石堆叠的秋山将《芥子园画谱》里的皴法化作立体诗行，有诗曰：“莫道秋山瘦，黄金满地时”。转过回廊，湖石夏山携一池碧水扑面，太湖石的空灵与凌霄藤的炽烈在春日幻境里达成永恒契约。最妙处为冬山处的宣石假山，皑皑雪意竟真能随光影流转，墙角梅花幽香与石面苔痕的冷翠，让寒山残雪的意象凝固成一首无言绝句。

郑板桥“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执念，在这里化作满园潇湘。修竹千竿在粉墙前摇曳生姿，斑驳的竹影与历代文人题刻的墨痕相互渲染，编织成浮在空气中的淡淡墨香。春山石笋旁破土而出的笋尖，竟与邻院广玉兰的落英同框，让人恍然悟得“天人合一”的真谛。石径边一株古柏与太湖石相拥而生，导游说这是园主黄至筠亲手栽下的“风雨同舟柏”，园中那棵三百岁的瓜子黄杨，虬枝如象，将盐商鼎盛时期的月夜笙歌，都凝成了年轮里的细密涟漪。

立身四季假山的环抱中，忽然懂得中国园林的终极秘密：所谓“小中见大”，实是以有限空间承载无限时间。当苏州网师园还在模仿山水长卷时，个园已用叠石术将四季轮回纳入方寸。园主在春山读书、夏山纳凉、秋山赏月、冬山听雪的日常，竟暗合了《周易》“与四时合其序”的哲学。那些看似随意的花窗借景、曲径通幽，实则是把《园冶》里的造园智慧化作可居可游的诗篇。

当暮色染透这个万竹之园，夏山飞瀑升起淡淡雾霭，竹影里好似传来长长的叹息，四百年前古人的执念、风骨与遗憾，早已化作竹梢清风。妻数着漏窗移步，拿着住秋阁前拾得的半片枫叶，说：“这园子把四季循环炼成空间符码，不就是《周易》‘变易不易’的青铜鼎铭吗？”是的。这个被李斗赞为“扬州以名园胜，名园以叠石胜”的所在，终究不是简单的石头与植物的排列组合。那些在假山竹影间流转的光阴告诉世人，所谓园林大美，不过是具象自然造化与四时兴替而已。

当现代人困在钢筋森林里追逐永恒时，个园用四百年的光阴告诉我们：真正的永恒，恰是学会在时光的褶皱里安放四季。



世间温情

□邵长超

梧桐花开

很喜欢月下逗留在桐树下的时刻，桐叶筛碎银辉，满地光影恍若水波流转。忽然明白古人为何要在琴瑟中置梧桐木——那五十弦的锦瑟，原是用年轮镌刻着时光的韵律。

清明时节，春和惠风，但盈虚有数，不知不觉间就会细雨斜织。就是在这样天气里的午后，来到了老家，打开斑驳的深红漆的大门，满庭淡紫的桐花沉静素雅，像是谁把摘云作笺的旧信札，从青瓦檐头一叠叠地倾洒。忽而懂得《周书》所载“清明之日桐始华”的深意，梧桐应阳而发，雏凤清生。原来天地已为暮春写好了绝句。

记得奶奶很喜欢梧桐，总是在自家的墙外种上几棵，“凤凰非梧桐不栖”，唠叨着种棵梧桐树，引得百鸟来。而今，雌树葳蕤如碧纱灯笼，雄树却早已化作廊下的窗棂雕花。先秦文献《诗经》里的“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原是比翼连枝的注脚。难怪《西厢记》里崔莺莺要对着梧桐树声泪俱下地起誓：“生则同衾，死则同穴。”汉代司马相如作《凤求凰》时，是否也见过这般双树交柯的景象？我忽然懂得这满树繁华为何在春寒时盛开，它们虽为不能言语的草木，却道出了对光阴的忠贞。

庄子曰：“鹓鶵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原来天地灵物都懂得择良木而栖。老宅的梧桐50年代就扎根于此，它看过新娘子的红盖头拂过花枝，听过婴孩在树荫下第一声啼哭。而今，枝丫间悬着的铜铃犹在，偶尔落下的残花仍沁出幽微的草木香，只是摇铃的人早已化作春风。

晚饭后，信步来到体育馆散步，暮色漫过春枝，忽有一股特别的暗香在衣袖间游走，趁着星辉月色，猛然发现，原是桐花。这满树桐花好似蘸着月华开放。桐树、桐花对我来说太熟悉不过了，因为最爱我的奶奶喜欢它。“凤凰集梧桐，群鸟从之。”只是凤凰终究只是传说，倒不如说这满路芳菲，本就是涅槃的凤凰栖息于人间。

很喜欢月下逗留在桐树下的时刻，桐叶筛碎银辉，满地光影恍若水波流转。忽然明白古人为何要在琴瑟中置梧桐木——那五十弦的锦瑟，原是用年轮镌刻着时光的韵律。唐朝诗人李商隐说“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每根丝弦里都藏着青桐的年轮，藏着凤凰来仪时的清鸣。

待到再晚些，仍有花朵在渐次绽开，甚至可以听到挣脱蓁衣的声音。想起奶奶临终前握着梧桐籽呢喃：栽梧桐的人怕是等不到凤凰来了……奶奶弥留之际的话音和梧桐的花香一起，散在四月的风里，飘扬，飘扬……

或许，满庭栖着月光的紫云，正是迟来的金羽，在年轮深处轻轻颤动，声声呼唤。



心路烛光

车过岳阳

□安广池

我在最贫困的山亭区待了四年，在有着漫山遍野的樱桃和石榴的市区区待了二十三年。在基层的这二十七年是我最难忘的光阴。在这段最美好的青春岁月里，我从一个森保专业的中专生，终于成为一名能够对农民朋友有所帮助的果树技术工作者。

急于脱贫的农民的重要性。

于是，我放下了心爱的文学书籍，拿起了果树专业书本、修枝剪和手锯，在农民朋友的果园里开始了自己的“创作”。

三十七年过去了，我在最贫困的山亭区待了四年，在有着漫山遍野的樱桃和石榴的市区区待了二十三年。在基层的这二十七年是我最难忘的光阴。在这段最美好的青春岁月里，我从一个森保专业的中专生，终于成为一名能够对农民朋友有所帮助的果树技术工作者。

这难忘的二十七年里，我一直在帮着农民朋友种果树，跟着农民朋友学种果树。那一个个硕果累累的果园，难道不是我用青春书写的美丽的诗篇吗？

2015年，因为石榴产业发展需要，我调到市里工作，如今又有十年了，在这十年间，我感觉自己也成了一棵结满了果实的石榴树，尽管老得树皮开裂了，枝梢也秃了，结果枝更老化了，负载量当然也比不得盛果期的壮年树了，但我坚持认为，正是因为岁月的磨砺和摧残，自己才有了不断“分化和形成花芽”的经验和能力。

我想，从专业的角度考量，如果有缘捡起一粒果核，把它种在尽管很贫瘠的土壤里，只要给它足够的水分、营养和阳光，再加以必要的琢磨，它一定会开出它一生中的第一朵花，结出第一枚果实，最终成长为一棵硕果累累的大树。这样的过程，难道比不上创作



水稻彩绘 卢赐军 摄



生活况味

杆秤记忆

□张升航

如今，农贸市场里的电子秤闪着冷光，一块九毛八一斤的标价能精确到分厘，可当我再看着这件老物件，摸着被岁月侵蚀的秤杆时，竟有些唏嘘。那些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的数字，却再也称不出当年铜星子间的暖意。



作为我国最古老的衡量工具，杆秤就像从上古走来的老者。从16两秤演变为10两秤，这一规范历程，见证的是劳动人民在从商品交换到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发展的完整过程，也助力了一批又一批生意人顺利达成交易。那时，他们只需拿上一杆杆秤，或别在腰间或放于笼篓之间、货物之上，待买卖时随手一握秤杆，挂好秤砣，架势搭上之后生意也就成了。可随着社会不断进步，年近它逐渐被电子秤等智能化产品取代，慢慢退出舞台，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小小缩影。

从老宅带来的这杆秤，不算大，是1959年改革后的10两秤（每一斤上面有十个秤花），由一根木制的带有“星花”的秤杆、秤砣、提纽以及铝盆组成。秤杆两头都用铜皮包裹着，其上安置着三个提钮，两个在上，一个在下。下面的提纽连接着秤盘（钩），称时挂重物或放盘里用；上面的两个提纽分别系着麻绳或尼龙绳，方便用秤时提起，代表着不同的重量标准。称重时，右手提起钮绳，左手滑动秤砣绳，直至两边平衡。

看着这杆秤，脑海中不时浮现奶奶曾

和我说过的那些故事。她告诉我，在她小时候有一种十六两秤，也叫十六金星秤，据说是由北斗七星、南斗六星和“福禄寿”三星共同组成。在秤杆上刻制16颗星花，并且规定16两为一斤，其中，前七颗星代表北斗七星，犹如高悬于人们心中的明灯，告诫人们在用秤称重时，心中要有方向，切不可被钱财所蒙蔽，要明辨是非；中间六颗星象征着南斗六星，告诫人们用秤的时候要心居中正，不可有丝毫的偏斜；最后的三颗星则代表着“福禄寿”，不仅仅蕴含着吉星高照、称心如意这样美好的寓意，更是对规范计量活动提出了诚信的要求——缺一两少福，缺二两少禄，缺三两少寿。要知道，古人深信“人在做，天在看”，每个人都应当怀有敬畏之心，昧良心的事情是绝不能做的。秤杆上的“星花”也有讲究，不能用黑色，必须是黄色或白色，这从某种程度上也是在警示人们：经商做生意一定要公平公正、刚正不阿，绝不能有黑心之举。

记得小时候，奶奶经营着一家小卖部，东西虽不多，可生意却一直十分红火。我想原因就在于奶奶手中的这杆秤。奶奶用这杆秤，称出的不仅仅是商品的重量，更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

每逢腊月将至，打年货的乡亲们便会把柜台围得满满当当，有来称点白砂糖的，也有来买花生、瓜子的，奶奶总是热情地招呼着，让大家先尝后买。乡亲们出品尝边唠嗑，觉得满意了便你捧一捧瓜

一个精美的文学作品吗？

有一次，在一株硕果累累的石榴树下，我告诉了一位诗人这段话：

我种下了一粒果核/看着它发出嫩芽/看着它分出枝杈/看着它慢慢长大/看着它抽出第一粒花芽/看着它开出第一朵花/看着它结出第一枚果实/当这一枚成熟的果实/缕缕幽香散发/我发现它居然兴高采烈地笑啦

诗人击掌而起，连称“这棵树就是你人生中的一首最美丽的诗啊！”

车过岳阳，遂想起那个三十多年前的文友，遂想起自己青葱岁月的文学梦。

每个人都有梦想，年轻的梦想是需要岁月来沉淀的，并不是每一个梦想都能成为现实。但是，一个人只要有梦想，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只要能把梦想的种子种进土壤里而不是悬挂在空气中，那么它就一定会发芽，会长大，会结出令人喜出望外的果实……

车过岳阳，高铁线没有路过洞庭湖。沿途的风景也迥异于我1989年去广西出差时见到的湖南段的山山水水。过去那些散落在山林间的房屋都没有了，变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村落。一座座高大的工厂一掠而过，彰显了一个工业大国和工业化湖南的崛起……

一时间，很想念那位文友。快四十年了，不知道她的“工”学得怎么样了？不知道她现在应该是个什么样子？不知道她的文学梦如何了……

